

朱子大全

冊三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四十四

書知舊門人問答

答蔡季通元定

昨日上狀必已達此人至又辱書三復感歎不能自己所謂一劍兩段者改過之勇固當如此改過貴勇而防患貴怯二者相須然後真可以脩慝辨惑而成徙義崇德之功不然則向來竊聆悔過之言非不切至而前日之書頓至於此亦可驗矣自今以往設使真能一劍兩段亦不可以此自恃而平居無事常存祗畏警懼之心以防其源則庶乎其可耳易說三條昨亦思之此上下文本自通貫前此求其說而不得故各自爲說而不能相通耳洗心齋戒特觀象玩辭觀變玩古之大者但方其退藏而與民同患之用已具及其應變則又所以齋戒而神明其德此則非聖

人不能與精義致用利用崇德亦頗相類此下所言闔闢往來乃易之道易有太極則承上文而言所以往來闔闢而無窮者以其有是理耳有是理則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兩而生四四而生八至於八則三變相因而三才可見故聖人因之畫爲八卦以形變易之妙而定吉凶至此然後可以言書耳前所謂易有太極者恐未可以書言也愚意如此不審如何

答蔡季通

人之有生性與氣合而已然卽其已合而析言之則性主於理而無形氣主於形而有質以其主理而無形故公而無不善以其主形而有質故私而或不善以其公而善也故其發皆天理之所行以其私而或不善也故其發皆人欲之所作此舜之戒禹所以有人心道心之別蓋自其根

本而已然非爲氣之所爲有過不及而後流於人欲也然但謂之人心則固未以爲悉皆邪惡但謂之危則固未以爲便致凶咎但旣不主於理而主於形則其流爲邪惡以致凶咎亦不難矣此其所以爲危非若道心之必善而無惡有安而無傾有準的而可憑據也故必其致精一於此兩者之間使公而無不善者常爲一身萬事之主而私而或不善者不得與焉則凡所云爲不待擇於過與不及之間而自然無不中矣凡物剖判之初且當論其善不善二
者既分之後方可論其中不中惟精一所以審其善不善也允執厥中則無過不及而自得中矣非精一以求中也

此舜戒禹之本意而序文述之固未嘗直以形氣之發盡爲不善而不容其有清明純粹之時如來諭之所疑也但此所謂清明純粹者旣屬乎形氣之偶然則亦但能不隔乎理而助其發揮耳不可便認以爲道心而欲据之以爲精一之地也如

孟子雖言夜氣而其所欲存者乃在乎仁義之心非直以此夜氣爲主也雖言養氣而其所用力乃在乎集義非直就此氣中擇其無過不及者而養之也來諭主張氣字太過故於此有不察其他如分別中氣過不及處亦覺有差但旣無與乎道心之微故有所不暇辨耳

答蔡季通

所喻以禮爲先之說又似識造化之云不免倚於一物未是親切工夫耳大抵濂溪先生說得的當通書中數數拈出幾字要當如此警地卽自然有箇省力處無規矩中却有規矩未造化時已有造化然後本隱之顯推見至隱無處不脗合也

答蔡季通

觀過說猶未安前日二生所寫告爲收毀仍試別加思索

只於欽夫舊說中去得昨來所攻之病便自妥帖簡當也
國寶程書告早爲校正示及書堂誠欲速就然當使伯夷
築之乃佳耳

小兒輩又煩收教尤劇愧荷但放逸之久告痛加繩約爲
幸所示孟子數說未及細觀略看大意皆好但恐微細有
所未盡耳所與子直書論大本處甚佳雖云凡聖本同亦
有明與不明之異昨見子直說及正疑其太籠侗今得此
書乃釋然耳

通鑑東漢已後却未用得然昨日略看更有一例如人主
稱上稱車駕行幸皆臣子之詞我師我行人之屬皆內詞
皆非所宜施於異代此類更須別考也但無道之君無故
而入諸臣之家無詞以書只當書幸以見其出於私恩耳
餘卷想看了若行李暫出告并所編例示及所欲改處望

子細開諭也環中圖已見之初意書中別有密傳耳樂圖
曾理會否此便是七均八十四調之法變當是變徵閏當
是變宮耳疑大樂亦只是如此推校但律之高下未有準
則王朴之樂想亦只是得此法而不得律之高下所云黃
鍾之管與今黃鍾之聲相因因而推之得十二律乃是只
以當時見存之律爲準如此安能得其真耶故歐公云凡
其所爲當時莫敢難者然亦莫能加也似亦以此等爲疑
耳向所托校歸藏告示及晁以道易說亦望借及此書近
細讀之恐程傳得之已多但不合全說作義理不就卜筮
上看故其說有無頓著處耳今但作卜筮看而以其說推
之道理自不可易但其間有不須得如此說處剩著道理
耳正如詩之興者舊說常剩却一半道理也

答蔡季通

子幸大兒疑有誤字

還家半月節中哀痛不自勝兩兒久欲遣去因循至今今
熹亦欲過寒泉矣謹令詣左右告便令入學勿令遊嬉廢
業子幸大兒不兒令讀時文然觀近年一種淺切文字殊
不佳須尋得數十年前文字寬舒有議論者與看爲佳雖
不入時無可奈何要之將來若能入場屋得失又須有命
決不專在趨時也向借得子勉舊本書義皆今人所不讀
者其間儘有佳作又記向年曾略看論粹前後集其間亦
多好論然當時猶以爲俚俗而不觀安知今日乃作此曲
拍乎可歎此兒讀左傳向畢經書要處更令溫繹爲佳如禮記令揀篇讀

韓歐曾蘇之文滂沛明白者揀數十篇令寫出反復成誦尤善莊荀之屬皆未讀可更與兼善斟酌度其緩急而授之也此兒作文更無向背往來之勢自首至尾一樣數段更看不得可怪望與鑄之小者尤難說然只作小

詩無益更量其材而誘之爲幸近來覺得稍勝往年不知
竟能少進否可慮錢物已令攜去一千足米俟到后山遣
致或彼價廉卽寄錢去煩爲糴也

數日在家看得孟子兩篇今日讀滕文公篇觀其答景春
之間直是痛快三復令人胸中浩然如濯江漢而暴秋陽
也胡文定一書答朱子發舉南泉新猫話者集中有之否
看此等處直是好著眼目也

所論始終條理甚精密矣引康節志文尤當兒寬未必是
引孟子恐是古來樂家自有此語而因用之耳蓋前漢人
多不甚說孟子也此亦無緊要但前日說中亦不曾如此
說又其文太冗須更刊定趨約乃佳耳持養之功想日有
味要之以久則克伐怨欲之私自當退聽矣欽夫伯恭晦
叔得書納去一觀却付此便回欽夫書勿以示人也伯恭

竟未脫然前日答書不免又極論持養欽莊實有愧於其語然不敢私其身之意當有能識之者所答書無暇寫去大槩是此意可見也擇之亦得書中有數條今再以往數書之說得暇試爲一一論之相見日面講也伯諫前日過宿其家來書示之渠甚歎服精進但公濟孤立甚可念恨無力能挽回耳

道間思久假之說欲下語云五伯假之而至於功施當時名顯後世則是久假而不歸矣人亦安能知其本非真有哉孟子之言蓋疾矯僞之亂真傷時人之易惑而非與五伯之辭也煩爲呈似元禮可大二兄商量看如何今日因思此義偶得一法大抵思索義理到紛亂窒塞處須是一切掃去放教胸中空蕩蕩地了却舉起一看便自覺得有下落處此說向見李先生曾說來今日方真實驗得如此

非虛語也

綱目數日曾看得否高紀中數詔極佳如立口賦法及求賢詔皆合入更煩推此類添入有看了冊旋付此童來幸甚易學辨惑及邵氏辨誣暫借皆可付此人便欲用也別又旬日已劇馳情奉告承卽日秋暑侍履吉慶壽堂眷集一一佳勝爲慰前日之歎蓋見近日朋友談說紛然而躬行不力以至言談舉止之間猶未有以異於衆人是以憂之承問之及豈亦致疑於此耶古易納上坊中更有王日休所刊求之未獲可訪問考訂孰爲得失也鄙意與伯諫深欲季通一來稍霽便望命駕有合商量事甚多非書札所能辨也通鑑簽貼甚精密乍到此未暇子細并俟相見面論撥冗作書遺此人歸不及詳悉千萬早來爲佳兼善遠訪無以堪其意愧惕不自勝然捐其舊學之非非

季通深排痛抵之力亦不能辨朋友正當如此衰懶不振
負愧多矣渠不肯少留未及子細亦恨賢者不在此共評
訂耳熹向所論中和等說近細思之病敗不少理固未易
窮然昏憒如此殊可懼安得卽面言之佇俟來音旦夕別
遣人奉候

啓蒙近又推得初揲之餘不五則九其數皆奇而其爲數
之實五三而九一之應圍三徑一之數第二三揲之餘不
四則八其數皆偶而其爲數之實四八皆二亦應圍四用
半之數是三揲之次亦已自有奇偶之分若第二三揲不
掛則不復有此差別矣如何星經紫垣固所當先太微天
市乃在二十八舍之中若列於前不知如何指其所在恐
當云在紫垣之旁某星至某星之外起某宿幾度盡某宿
幾度又記其帝坐處須云在某宿幾度距紫垣幾度赤道

幾度距垣四面各幾度與垣外某星相直及記其昏見及
昏旦夜半當中之月其垣四面之星亦須注與垣外某星
相直乃可易曉不知咸意如何也參同二冊鍾乳一兩納
上考異熹安能決其是非但恐文義音讀間有可商量處
耳

鐘律之篇大槩原於咸編而其先後不同蓋但用古書本
語或注疏而以己意附其下方甚簡約而極周盡學樂者
一覽可得梗槩其他推說之汎濫旁證之異同不盡載也
當俟歸日面呈決求訂正耳星經可付三哥畢其事否甚
願早見之也近校得步天歌頗不錯其說雖淺而詞甚俚
然亦初學之階梯也但恨難得人說話非惟不能有助亦
自不曉人意令人鬱鬱無分付處想亦不能無此歎也

答蔡季通

人還承書爲慰又承示及行日卦爻之說尤荷留念卽此
春暖共惟尊履萬福所苦比復如何須鹿茸納去視至通
鑑本末并注綱目提要第九第十冊以是未定不曾寫此
物甚難作書法固不可不本春秋然又全用春秋不得舊
有例一冊不知曾并送去了洪範新說恨未得聞俟面見
以請算工俟爲尋訪然亦須立一格目要得甚樣人始得
如州縣攢司儘有能算者但恐不能算曆耳

人還承書知已還舍爲慰易圖甚精但發例中不能盡述
當略提破而籍圖以傳耳陳法大略亦可見當如近日所
說但未能洞曉其曲折耳藥圖煩更問子本此只有十二
樣而調見之多何耶琴說亦告尋便示及千萬調見之多
疑有誤字登山失事久知如此雖遂事不諫亦可斟酌簡其功程也
二譜已領昨日過元善聽其弦歌二南七月頗可聽但恐

嚇走孔夫子耳磬制乃賢者立論之失豈可推范蜀公蜀公若道季通許多說著處都不推我只這一事錯了便相執殢則將何詞以對耶如此護前恐爲心術之害不但一事之失也

通書注脩改甚精元來誠幾德便是太極二五此老些子活計盡在裏許也前後知他讀了幾過都不會見此意思於此益知讀書之難也近得林黃中書大罵康節數學橫渠西銘袁機仲亦來攻邵氏甚急可笑嘗記共甫說往時有亡大夫坐乞毀通鑑板被責發來復官詞臣草其制有一聯云出幽谷而遷喬木朕姑示於寬恩以鵠鵠而笑鳳凰爾無沈於迷識此輩今亦可并按也一笑鵠鵠疑鵠

前日七八九六之說於意云何近細推之乃自河圖而來卽老兄所謂洛書者欲於啓蒙之首增此一篇并列河圖洛書以發

其端而揲蓍法中只自大衍以下又分變卦圖別爲一篇此卦以後雖不畫卦亦列卦名庶幾易檢幸爲錄示也河洛辨說甚詳然皆在夫子作傳之後其間極有不足據以爲說者鄙意但覺九宮之圖意義精約故疑其先出而八卦十數九疇五行各出一圖自不相妨故有虛中爲易實中爲範之說自謂頗得其旨今詳所論亦是一說更俟面論然恐卒未有定論不若兩存以俟後人之爲愈也歸奇多寡不同向時嘗辱見示無可疑者似合附入圖中今却附還幸便寫入四象之後也律呂新書并往

題辭協律恨未得聞且愧其詞義之不稱也祭禮只是於溫公儀內少增損之正欲商訂須俟開春稍暇乃可爲也程氏冬至立春二祭昔嘗爲之或者頗以僭上爲疑亦不爲無理亦并俟詳議也